

印光大師畫傳

吳湖帆題



印光大師畫傳 全一冊

公元一九五四年四月初版 三千五百冊

編繪者 靈巖山寺

製版者 光明彩色照相製版社

上海成都北路二九一號

印刷者 華美橡皮印刷廠

上海延安中路銅仁路口五號

大明印書館

上海新昌路四五一弄三號

流通者 弘化社

上海常德路四一八號

佛學書局

上海愚園路一五七號

序

清光緒二十年，余在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尙，敦請印光大師講經，得與識面。講經事竣，大師卽在寺閱藏，歷二十餘年，日對一編，足不出戶限，故諸經之奧，靡不貫通。日常行持，抱定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蓋因深通教義，故益重視念佛法門。佛所說法，無一法不是療治衆生之病苦，念佛法門，名爲阿伽陀藥，總治一切病，但能信心堅固，願行深切，決定得到圓滿利益。如大師之真實行持，腳踏實地，禪講兼通，而歸宗於淨土，昌明大法，密護諸宗，常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敦倫盡分，閑邪存誠，深信因果，老實念佛等語教人，不標新，不銜奇，所謂道在平常日用間，其一生之功行事蹟，及本身成就，昭昭在人耳目，不待余之饒舌也。茲者，其弟子靈巖妙真和尙，及了然、德森、廉音、如岑諸法師，周孟由、吳谷宜、費範九、袁伯庸、竇存我、游有維衆居士，爲紀念大師，傳播遺教，以宏揚淨土，特聘滬上名畫家唐雲、孔小瑜、合作大師畫傳廿五幅，每幅之後，系以略傳，分請名書家書寫，由靈

巖山寺製印成冊，廣爲流通。竊以歸依佛祖，要假型儀，卽像道存，藉起信願。蓋凡心陋劣，未能觸途成觀，正法之時，已因見相而發心，象季之中，更須見像而造福。昔阿難白佛言：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琉璃，是以渴仰，從佛剎落。以此觀之，阿難佛弟，尙觀勝相而發心，况凡愚者乎！吾國各宗歷代祖師，都有畫像，或塑像流傳，然未若今此畫傳，以生華之筆，用色彩寫真，將大師一生事蹟，躍然表現於紙上，是亦現代藝林之大觀，而我佛門之盛事也。大師弟子徧寰宇，多服膺其教言，而未親其道範，今有此畫傳流通，使天下後世，永得瞻仰，如同親炙，則大師之遺教，亦永垂不朽矣！惟願諸仁者，由影得心，由心得道，聞畫說法，共證真常，同生淨土焉。

時在癸巳十月虛雲謹序

師畫價
民光天



飯厚弟子七十九歲江南蕭婉謹署



印光大師畫傳目錄

序

相贊

莘野誕生

終南披剃

雙溪受戒

龍泉行堂

法雨啟化

因機施教

慈幼放生

報國閉關

重刊十要

修訂山志

關中示疾

舍利證信

跋

題籤

德相

幼承庭訓

蓮華曬經

紅螺參學

普陀潛修

道場肇建

顯正辨訛

化獄救災

弘化立社

增編五經

靈巖息影

坐化生西

寶塔流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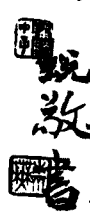
附錄遺教六篇

蕤而威兮 縹而釋繼
 匡廬兮 興濟宗 因
 果兮 續慧命 竭誠節
 兮 獲 斷斷兮
 齋也 持 實休 兮 豸
 大容 降 華 聖 兮 表 蓮
 國 願 再 來 兮 度 羣 蒙

印光大師相贊

飯厚弟子

永嘉周孟由拜撰
常熟蕭 敬書





去歲冬月四日
于杭州
石川河叔繪



莘野誕生

師諱聖量字印光陝西郃陽縣赤城東邨趙
 氏子。生於清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郃
 陽為古之有莘。任聖伊尹躬耕處。師學名紹
 伊字子任。其弘毅致遠之度。已饑己溺之懷。
 已具於志學之日矣。父秉綱公。年高德劭。母
 張氏。慈和淑慎。並為鄉里所推敬。歲壬申。郃
 陽旱災。辦賑諸居士訪邨中。父老猶有能述
 師家庭舊德者。蓋關中土厚水深。素敦古處
 師家世德相承。尤為人所樂道云。

飯依弟子慧脫謹書





草野誕坐
壬辰十二月六朔
松州信堂敬尚



幼承庭訓

師幼受業於父兄。讀書之外躬灑掃。習農位。胥有
定程。惟虔惟謹。承勤儉樸厚之家風。養肅恭仁讓
之素質。出家後。德隆一世。雖自有夙因。亦律己之
嚴。任事之審。為道之篤。利人之宏。得自庭訓者。殊
多。故師之立言。特重家庭教育。嘗云。欲子弟成人。
需從自己。所位所為。有法有則。能為子弟位榜樣。
始。蓋幼時所稟受。乃言之諄切。如此。至垂老仍親
灑掃。其灑掃之儀。師自言。猶是長兄教。兄教不敢
廢。父教可知。蓋師於幼時庭訓。終其身未之敢忘。
自昔過量高人。固無不從。忠信篤敬。中奠其基也。

吳百熙敬書





物承庭訓
九小翁書



終南披剝

師幼讀程朱書。受其闢佛之影響。尋嬰重疾。始悟前非。漸究內典。知佛法廣博精深。圓駭世出世法。彼闢佛者特門戶褊狹之見耳。遂於光緒七年春。毅然投終南山南五台蓮花洞。禮道純和尚出家。時年二十一也。在山事無鉅細。皆承師命任之。作務之暇。學習功課。讀怡山發願文及小淨土文。知禪淨工夫成就之難易。遂決專修淨去之志。純公雖係禪宗尊宿。亦不強之使同。師見楊岐燈盞明千古寶壽生薑辣萬年之聯語。並沙弥律中盜用常住之戒。心甚凜凜。及在蓮華寺司庫房。凡整理糖食。手黏及氣味者。唯用紙揩。不敢以舌舐。蓋誠敬篤實。慎因畏果。師之賦性然也。披剝未久。尼尋至。給云回家別母。師雖明知其故。義不容辭。及歸。嚴受訓斥。踰門有禁。繼而乘尼外出。復遁終南。純公恐其尼再度來尋。乃令赴皖叅學。

沈尹默敬書





終南別業
李太白詩
丁巳年
畫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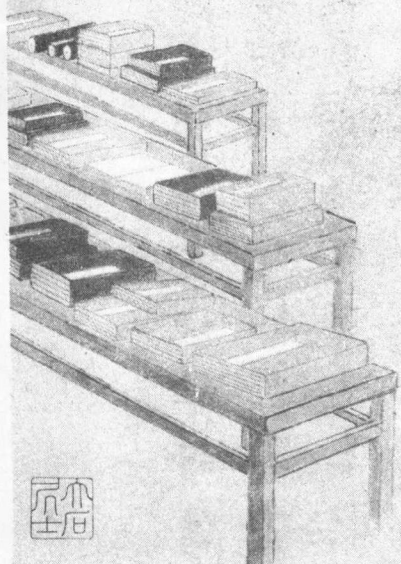
丁巳年

師于蓮
 法門得
 畢生以
 舒淨土
 頭有病
 水悉師
 衆僧兼
 常任雷
 追忘道
 百為路
 後參學
 師于炎
 蓮
 緒
 年
 夏
 承
 剃
 度
 師
 命
 淮
 皖
 出
 徽
 州
 小
 南
 得
 以
 中
 興
 會
 肇
 端
 于
 此
 彌
 陀
 王
 福
 广
 敬
 書
 淨
 土
 自
 行
 化
 他
 焉
 一
 句
 彌
 陀
 家
 喻
 万
 曉
 淨
 土
 益
 和
 淨
 土
 一
 法
 圓
 眩
 萬
 行
 普
 攝
 群
 機
 遂
 令
 代
 理
 其
 職
 師
 于
 曠
 經
 次
 偶
 讀
 殘
 本
 龍
 人
 自
 挑
 自
 燒
 和
 尚
 見
 師
 勤
 慎
 忠
 實
 適
 柴
 頭
 水
 頭
 毒
 日
 四
 十
 餘
 人
 所
 用
 水
 及
 開
 客
 遂
 止
 行
 程
 既
 而
 師
 發
 心
 苦
 沒
 供
 養
 湖
 北
 卞
 谿
 蓮
 寺
 詢
 知
 去
 程
 尚
 遠
 張
 為
 登
 山
 涉
 水
 隻
 影
 孤
 征
 備
 歷
 艱
 幸
 而
 毫
 無
 前
 惟
 得
 其
 師
 僅
 存
 出
 銀
 圓
 一
 枚
 易
 錢
 八
 兩



蓮華覽經

孔小簡唐
宣頊禮黃此
壬辰小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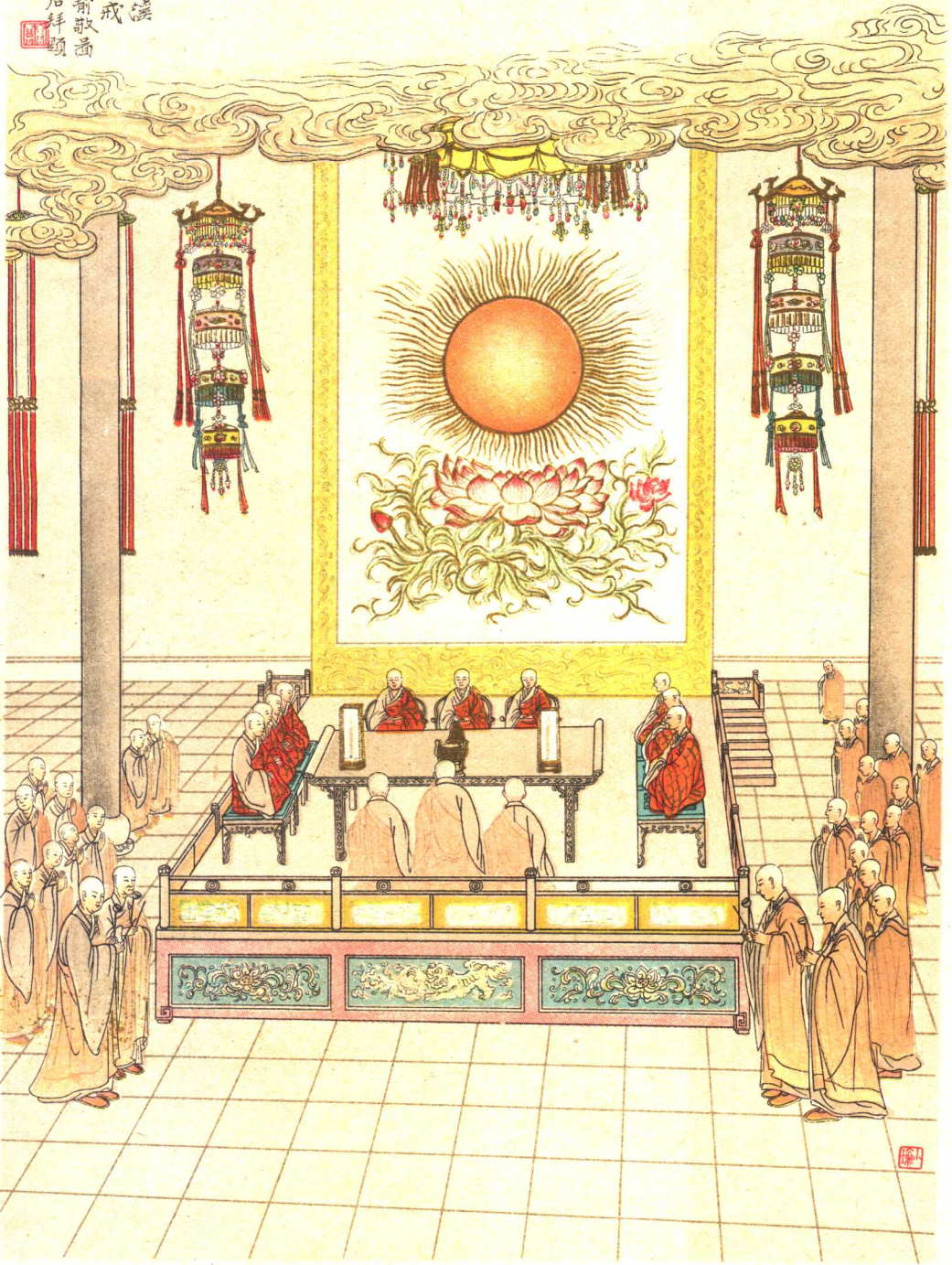
雙溪受戒

光緒八年師廿一歲。陝西興安雙溪寺印海定公律師傳戒。特派職師來竹溪請蓮花寺知客師為開堂。知師善書。且未受具。故約師同往雙溪受戒。戒期中繕寫事。悉委於師。惟師生甫六月。即病。日後雖告愈。過勞輒發。是時以寫字多故。目疾轉劇。既不得因疾廢事。乃晝夜一心專念佛。號夜深人眾皆睡。師復起坐念佛。寫字時亦心不離佛。冥求加被。故雖力疾作書。仍能勉強支持。及戒期圓滿。書寫事竟。目亦全愈。由是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師因寫字過勞而目疾發。因目疾而念佛。以至誠念佛故。所患既除。戒品亦得。因真果正。損益在人。觀師受戒因緣。豈不益足信哉。

皈依弟子契敬謹書



雙溪
受戒
小俞敬畫
大石拜頌



印

紅螺參學

師具戒後，志切專修，仍歸終南。潛居念佛，
間研教典。光緒十二年，辭師往紅螺山資
福寺。除隨眾念佛外，歷任雲水堂、香燈寮、
元等職，任藏主，遂得閱讀大藏。師住紅螺
山四載，中間朝禮五臺一次。此四載中，於
徹祖遺教，所得至深。故持誦徹祖語錄，老
而不輟。及增修淨土十要，遂以徹祖語錄
附焉。蓋徹祖以禪宗大德而廢叅念佛，將
半生開示禪人宗乘語，盡付一炬。大人作
略，迥出常情。其語錄發揮淨土奧義，精切
透闢。故師終身服膺也。

吳濟時敬書



時年





紅翠峯
丁巳年
畫



返己。毅立座。伏自悟龍光。
都是然證雪習遠徹泉緒龍。
住冬苦道峰氣於之寺十泉。
圓行行果作長名後為六行。
廣脚其之飯養聞陸行年堂。
寺。白難本頭聖利沉堂師。
山能師皆胎養賤古年。
黑可以為故之役昔三十。
水貴文長瀉地潛名德至。
間更士養山所修密每北。
次可出聖充以密證於京。
歲見家功典折證於京。

費慧茂敬書





龍泉行堂
癸巳中秋曲草孔吳松州唐雲積首高師



先緒。先人。先衆。以十普。一隱。勵師。九陀。再堅。請志。薦。普。衆。一。再。迹。勵。師。九。陀。於。珠。寶。殿。側。講。經。精。化。老。陀。餘。真。達。等。和。尚。特。建。兩。期。六。載。而。淨。業。信。進。出。關。後。由。了。未。幾。乃。迎。歸。法。雨。三。蓮。蓬。供。養。與。誦。法。師。先。後。居。之。溫。州。頭。陀。寺。請。藏。約。三。十。年。入。都。助。理。一。切。事。畢。乃。歸。法。雨。經。樓。三。藏。十。餘。年。始。終。韜。晦。即。名。字。亦。不。願。人。聞。也。嘗。號。常。慙。愧。僧。以。自。勸。馬。公。愚。敬。書。慙。愧。為。莊。嚴。之。

普陀潛修
西年孔小翰
杭州唐書
合寫敬記



法雨啟化

民國紀元師年五十二。高鶴年取師文三篇。登佛學叢報。署名常慚。讀者咸深歎服。而未知為師作也。六年。徐蔚如刊行師與其友三書。七年。復刊行師文二十餘篇。題曰印光法師文鈔。九年。又搜集師文數十篇。合訂二冊。鉛印於商務印書館。木刻於揚州藏經院。十一至十五年間。逐次增廣。復排印於中華書局。題曰增廣文鈔。鈔中所收各文。世出世法。無不包羅。其淨土法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禮安和尚書等。皆言言見諦。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羣機。發揮禪淨奧義。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徐氏跋云。大法陵夷。於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因奉母登山。求飯依師。指歸諦老。旋周益由。兄弟奉庶祖母。請求攝受。師再卻不已。始允之。自是道風所播。遐邇景從。或航海梯山。躬承慈誨。或函來贖往。乞賜法名。法化廣被。遂遍中外矣。

杜就田敬書



法雨啟化
唐雲孔流合寫



道場肇建

蘇州靈巖寺肇始於晉。屢興屢廢。至清季而式微益甚。民國元年。地方人士公請真達和尚住持。十五年。戒塵法師自鄂來申。真達和尚商請於師。以靈巖歸戒師住持。永為十方專修淨土道場。師手訂規約五條。懸諸山寺。以垂久遠。是為師肇建靈巖道場之基。十七年。戒塵和尚赴滇弘法。寺事由慈舟和尚代理。是年。監院師明本西逝。妙真法師繼監院職。慈舟和尚應各方請出外講經時多。寺事皆由師及真達和尚督促。妙真監院措置。道場規模。於焉大定。蓋妙法師於淨土法門固有深契。故能勞怨不辭。為師所許。及慈舟和尚赴閩不返。師屢以法席屬之。妙真監院辭不獲命。乃於二十九年。師生西前。受任為住持。綜觀終始。靈巖寺十方專修淨土道場。皆由師慈悲願力。所成就者也。

吳縣汪東敬書



道場
摩建
癸巳
唐雲
補成
孔
畫像
并記于
弘化社



因機施教

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達官顯宦。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却。農夫田婦。尤所關心。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是依。因念教義。閎深程途。曠遠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餒了。生死而出輪迴。故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實事實理。諄諄啓迪。使其深生憬悟。以立為人處世之根基。進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遵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皆知而能行。聞者當下受益。昔蓮池大師論辯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世之於師。亦即在其平淡處。老實處。倍深愛慕。倍致尊崇焉。

皈依弟子吳慧源敬書



因機施教
己未六月
孔小翰
畫
研



顯正辨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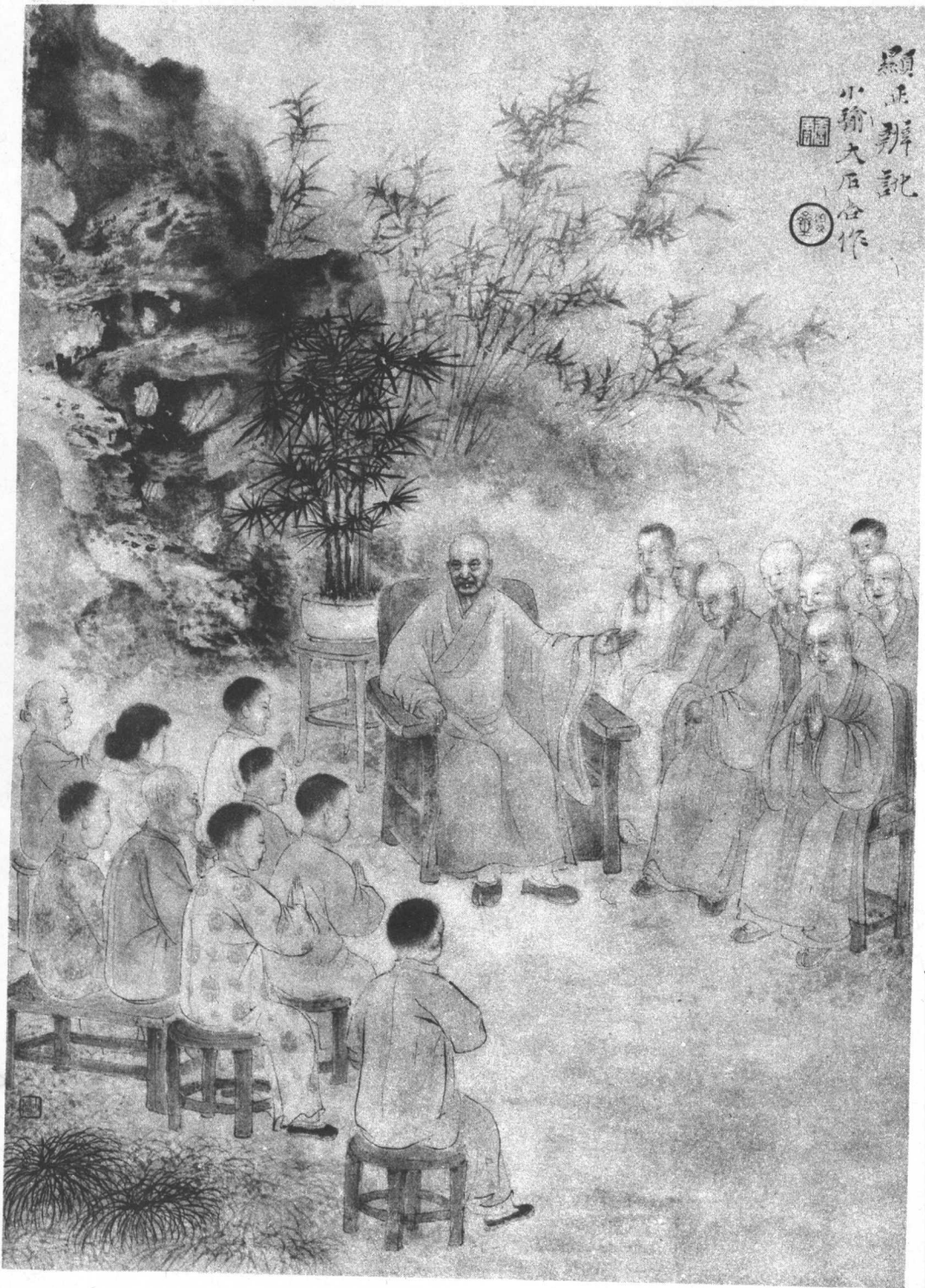
時丁像季正法替而訛誤生。欲顯正法必辨訛誤。譬之荆榛塞塗不先芟除坦道何由顯露。師之顯正辨訛具見遺教綜而言之可分三類。一辨教內之訛如正龍舒三輩九品之誤。辨優婆塞搭衣之類皆是也。二辨教外之訛如辨秘傳之誤。煉丹運氣之誤等皆是也。三辨儒教之誤如辨理學拘墟之見等皆是也。至第一義諦之究竟隨機示入而要歸於因果不昧理事圓融之境形正則影端。因地若真果地自無紆曲之慮則師顯正辨訛之大要也。

皈依弟子袁慧淵頂禮敬書



顯正辨說

小翰大石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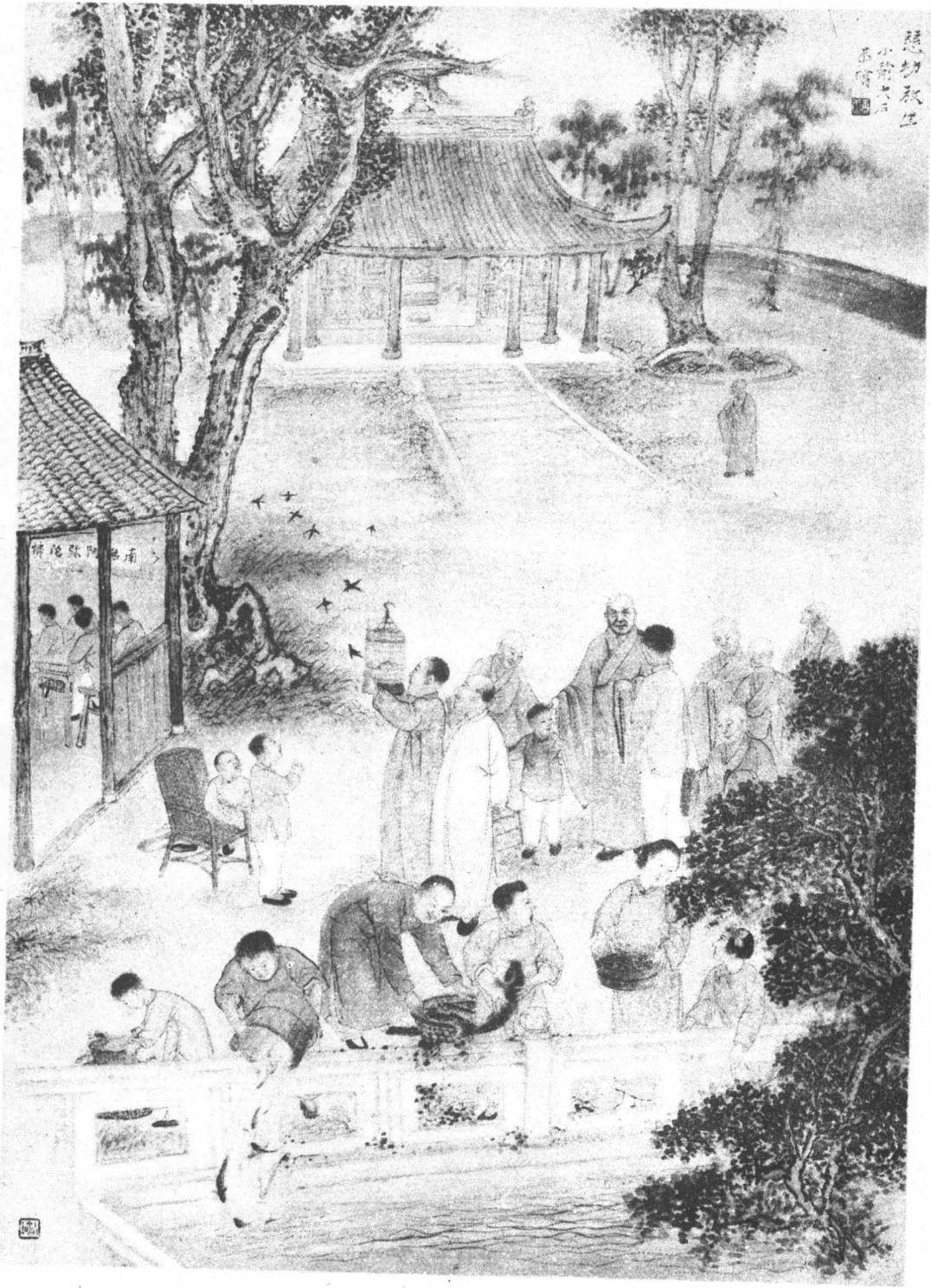


慈幼放生

民國十一年師六十二歲魏梅蓀居士等秉師慈懷創建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於南京三汊河。法雲者效法雲棲以放生念佛為宗。寺規與靈巖同。俱師手訂。並辨佛教慈幼院於中。雖由諸縉素擘畫經營而師實主之。師之於孤兒也。不惟望其以長以育。並望其能成才成賢。利益社會。嘗以晉釋道安宋呂文穆皆出自孤兒。一則離俗而奠佛教之基。一則居塵而成康濟之業。為孤兒勸。為世人告。又云。縱使無此天姿。亦當養成良善。為一鄉一邑淳謹之士。則斯世隱受其利。固不僅為孤兒計也。若夫弑放生。師尤重視。嘗示人以心佛眾生一體之義。若能於放生弑實力奉行。近則息殺。因遠則滅殺。果所關者大。亦非僅為物類計耳。

黃葆戉敬書

慈幼教生
小繪六
景



景

化獄救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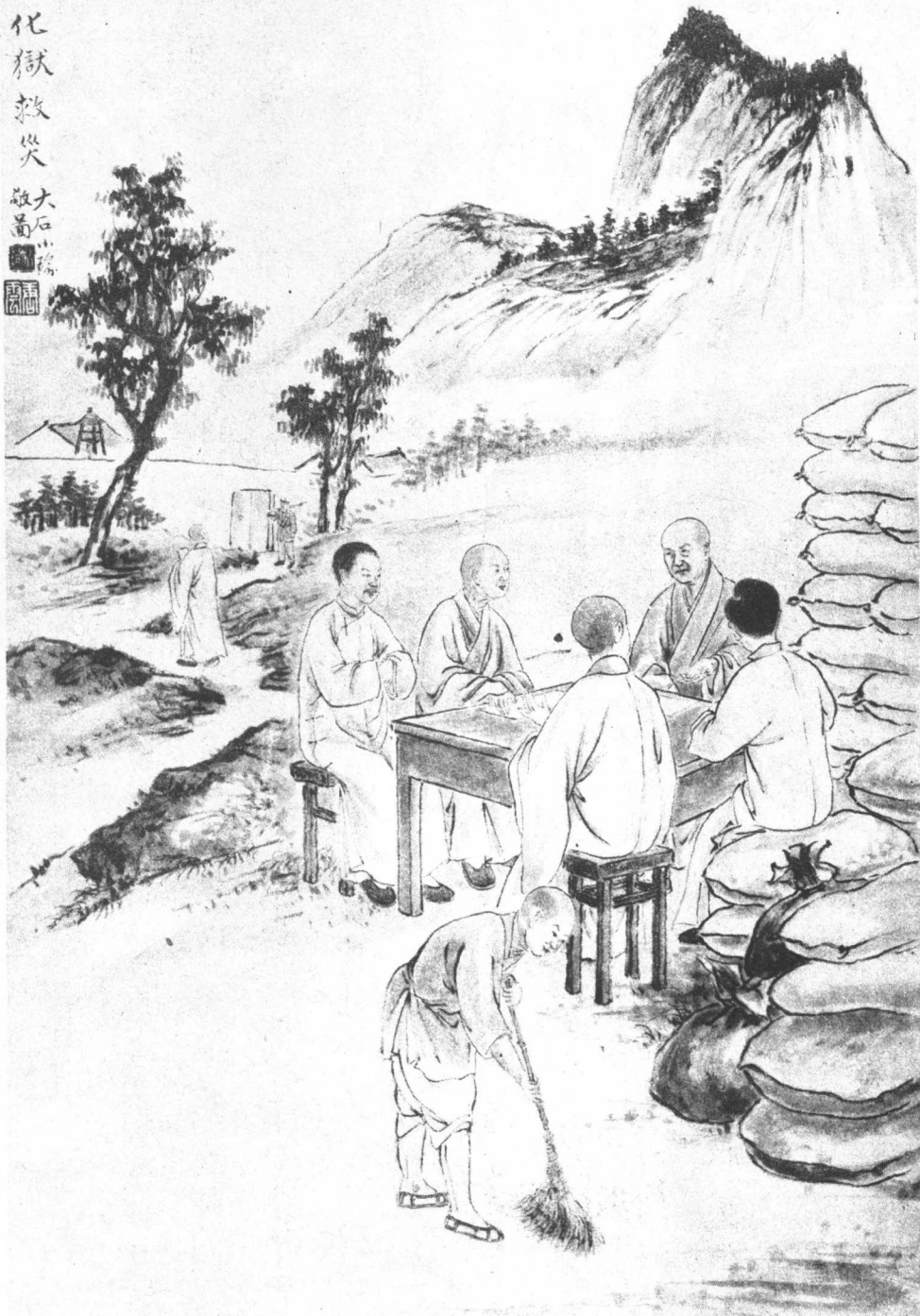
歲在壬戌。定海縣知事陶在東。君承師慈旨。延僧於監獄。弘宣佛化。智德法師應師命。任其事。聽者動容。收效甚鉅。於是鄧樸君。戚則周喬。恂如諸居士。共組監獄感化會。輪流赴各處宣講。道俗觀聽。為之一變。丙寅乙亥間。陝甘疊以災告。任救濟者。皆師之皈依弟子。其稟師之命。仰師之助力者。則亦習以為常。其他各處。拯濟之事。亦無不求助於師。以師為之倡。乃能得人之信。而師為悲心切故。亦無不竭力。且赴也。

朱琪成敬書



化獄救災

大石小松
敬畫



報國閉關

師素願不收髮造，不作寺主。自客居普陀，晦跡精修者二十餘年。民國七年後，迭因募印安士全書等弘化事業至滬。太平寺住持真達和尚特為師闢淨室居焉。而力護法門諸居士如魏梅孫王幼農范古農許心淨馮夢華王一亭施省之朱子樞黃涵之關絢之等，或因私人問法，或因社會慈善，均常蒞太平。向師請益。其投函歸依者更難屈指數。師以人事日繁，亟欲歸隱。香港黃殿煒居士等特建精舍，欲迎師赴港。而各方聞風來迎，尤有十餘處。真達和尚一再堅留，並商諸緇素。願將蘇州報國寺為師閉關專修之所。終以法緣所在，於十九年二月至蘇掩關。時年七十矣。師住未久，法化轉盛。弘化社之建立，報國寺之為靈巖下院及靈巖道場之日新又新，皆承師德感召而成此者也。

鄧葉敬書



報國開關

曲阜孔小喻挖州唐漢合序
敬園時癸巳之春于覺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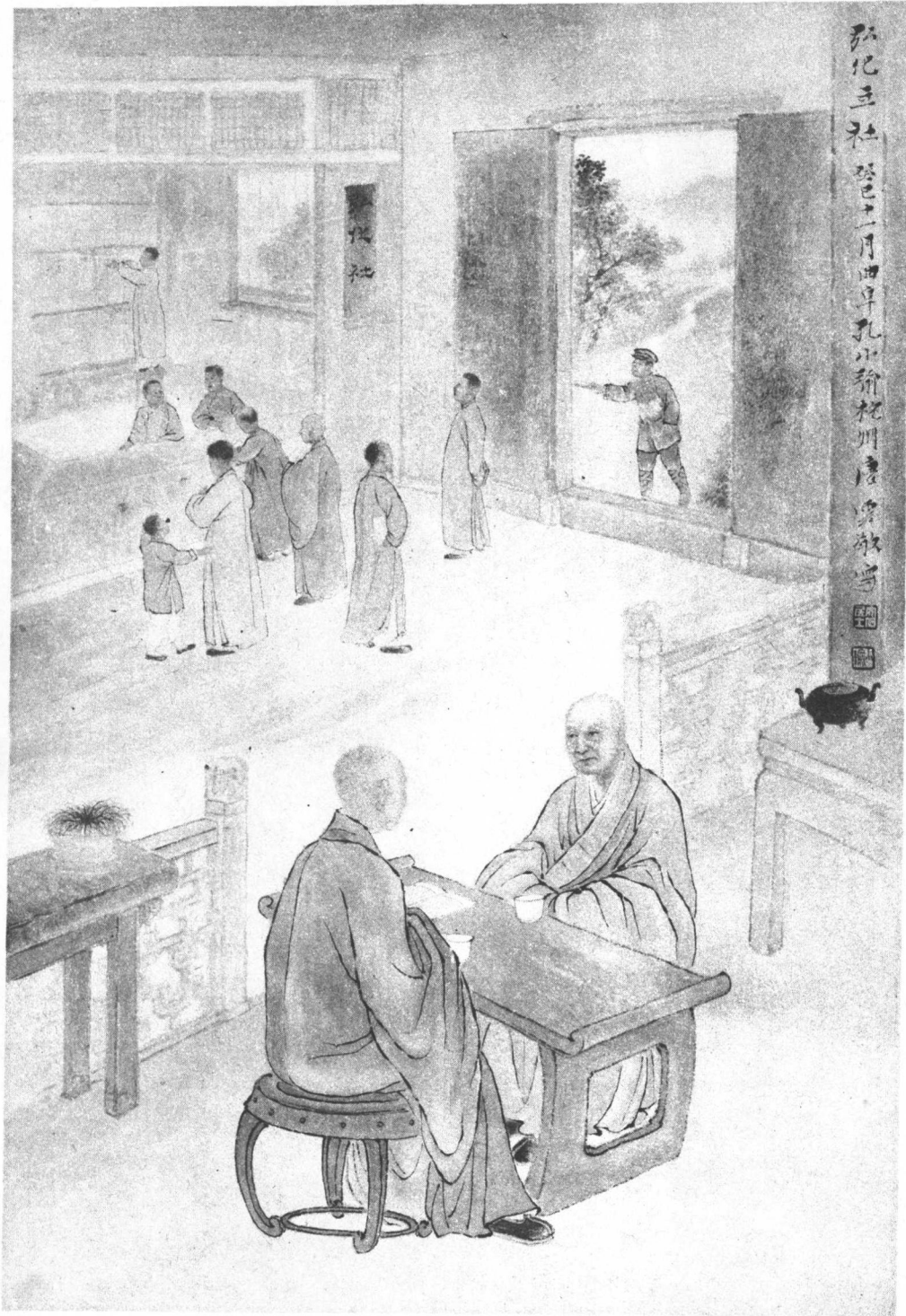
虛度七十來日
無幾如囚此市
年復近死謝絕
一切事務
備無遺誤
是實
敬園時癸巳之春



師數十年流通佛經善書為益甚鉅及
民國十九年將滅踪長隱乃以紙版數
十百種及印而未經流通之書數萬冊
付諸明道法師于是明道師承師旨就
上海覺園創立弘化社二十年遷蘇之
報國寺即師閉關處而流通焉初師本
欲謝絕人事閉關自修乃群弟子追隨
不捨師亦不肯過其向道之誠即關中
時為說法故弘化事業轉較前日為盛
弘一大師所謂弘化極盛之最後十年
即謂此也

杭州姚虞琴敬書時年七十





弘化五社 癸丑二月四日 孔小翁 杭州 唐 景敬 守

重刊十要

蕩益大師以正法眼。於闡揚淨土諸書中。選其契理契機。至極無加者。輯為十要。大師逝後。其門人成時。欲徧界流通。恐文長卷博。費鉅而難廣布。遂節略字句。於各要敘述意致。加以評點。實煞費苦心。惜其隨閱隨節。未經復勘。即付梓人。致文多隱晦。師於民國七年。屬徐蔚如居士。搜集原本。十九年夏。始得其全。於是逐一校勘。仍依時師之序。述評點。惟補其缺。不泯其功。另以往生論註。徹悟語錄。蓮華世界詩等十餘種。附於各要之後。較先節本文多一倍。重新刊印。夫千經萬論。處一指歸淨土。淨土著述精華。萃於十要。靈峰以金剛眼。創選於三百年前。靈巖以金剛眼。增訂重刊於三百年後。璧聯珠映。功在法門。發隱闡微。嘉惠來學。所係顧不重哉。

歲在昭陽大荒落律中南呂之月。吳江靜寄居士龐國鈞薰沐敬書。





佛既丈夫我亦爾敢不
由勉力修持

程明道書

畫列十卷
孔小論唐雲和甫

石印

增編五經

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向稱淨土四經。行願品乃華嚴一生圓滿菩提之大結穴，亦淨土法門之大緣起也。無量壽經詳言彌陀目中弘願，與果地莊嚴。觀經說淨業三福，十六妙觀，與心作心是之理。九品往生之相。阿彌陀經則略示依正嚴淨深勸信願持名。臨終正念見佛即生，乃至簡至易，至圓至頓之妙法也。師畢生弘化以信願持名為本，持名之法尤重。勢至圓通嘗云：楞嚴勢至圓通章實為念佛最要開示。眾生果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以念，豈有不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近證圓通速成佛道乎哉。又云：只此一章便可與淨土四經合而為五。故弘化社於民國二十二年重印四經，師即增入名淨土五經，并撰序以明緣起，由是而徧界流通焉。

持松敬書





增編五經

癸巳四月唐大石補苴孔溪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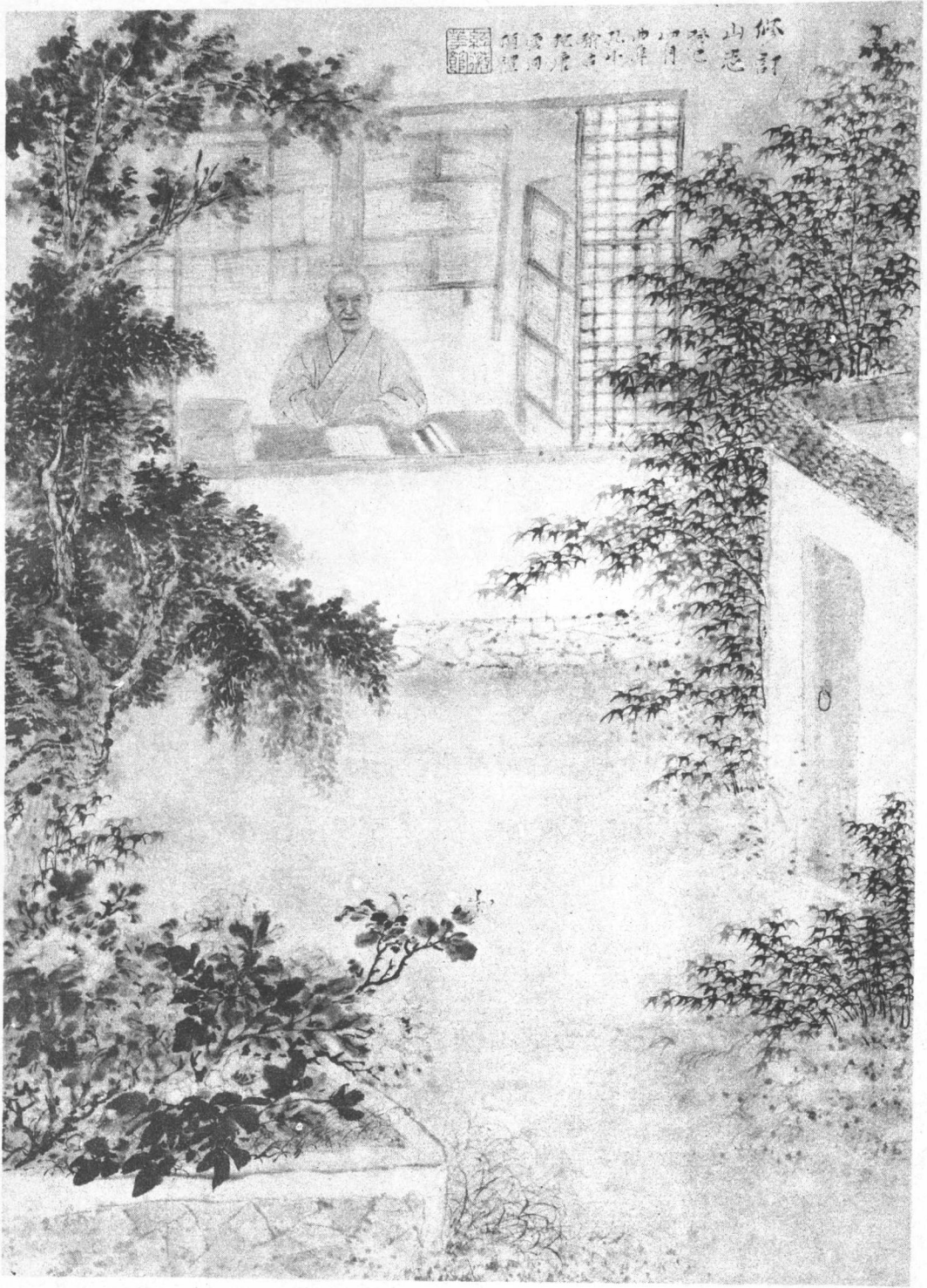


修訂山志

壬戌春定海縣知事陶在東請師修普陀志。謂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惡，遷善返妄，歸真實，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師允其請，並令江西許止淨輯觀世音菩薩本迹冠於首。迄庚午而書成，於是清涼峩嶺九華三志次第修訂。各以菩薩濟世弘慈利人大願為主旨。一洗文人作志流連風景之習。蓋菩薩現化原非偶然。志名山而忽主人，是猶飲水而不知源。故新志於菩薩慈悲現化之迹，三致意焉。

黃西爽敬書





仙山隱居
丁巳仲夏
畫於滬
吳昌碩

靈巖息影

師自民國十九年駐錫蘇州報國寺以來即擬於此終老。本無意於靈巖。惟以靈巖住管高僧大德代有其人。今則道場淪落日擊心傷爰敦屬老友真達和尚協同妙真和尚努力興修為恢復道場之計。所賴妙真一切秉承師命苦心經營。手胼足胝。復得真達和尚指導輔助之力。規模於焉大備。迨至功成。妙真為欲求師廣弘法化。兼報師恩。特闢關房一所。求駐靈山。適中日戰起。師乃順妙真之請。移錫山中。宏宣佛化。迄今靈巖蔚為全國第一淨宗道場。實賴師無量功德也。

曹典初敬書





靈巖息影
孔翁遊溪唐畫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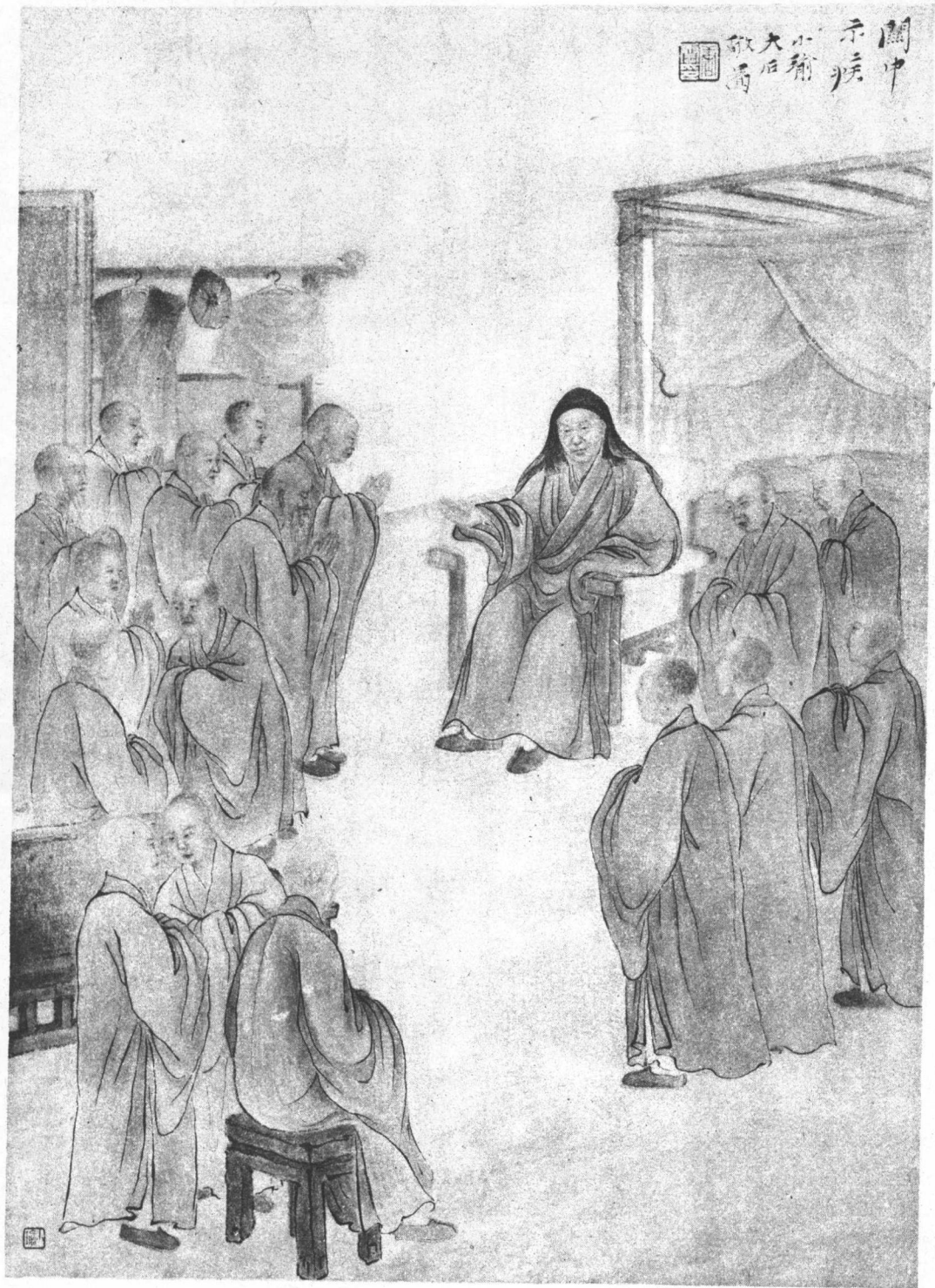
關中示疾

民國二十九年師年八十。在關精脩。法體素健。農曆十月廿七日略示微疾。翌日午後一時。即命召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至關房。譚話。師告衆曰。靈巖自民國十五年。由戒塵法師住持。慈舟法師繼之。慈師以弘法離寺。鈔真監院代理。十餘年來。鈔師經營道場。不辭勞怨。衆所共知。屢促實任其職。彼皆不就。今住持一席不能再懸。當以鈔真任之。俾道場得人。衆有所依。皆贊同。乃擇十一月初九日為鈔師陞座之期。師云。太遲。改選初四。亦云。遲了。後擇初一日可矣。議定後進晚餐。即休息。十一月初一日早起。精神甚佳。並討論陞座儀式。頗詳。蓋師意自為送座也。旋因真達和尚由滬趕至。送座之事。乃由真師行之。師雖未出關。仍恬適如常。無諸病態。

錢厓敬書



關中
示疾
小補
大后
敬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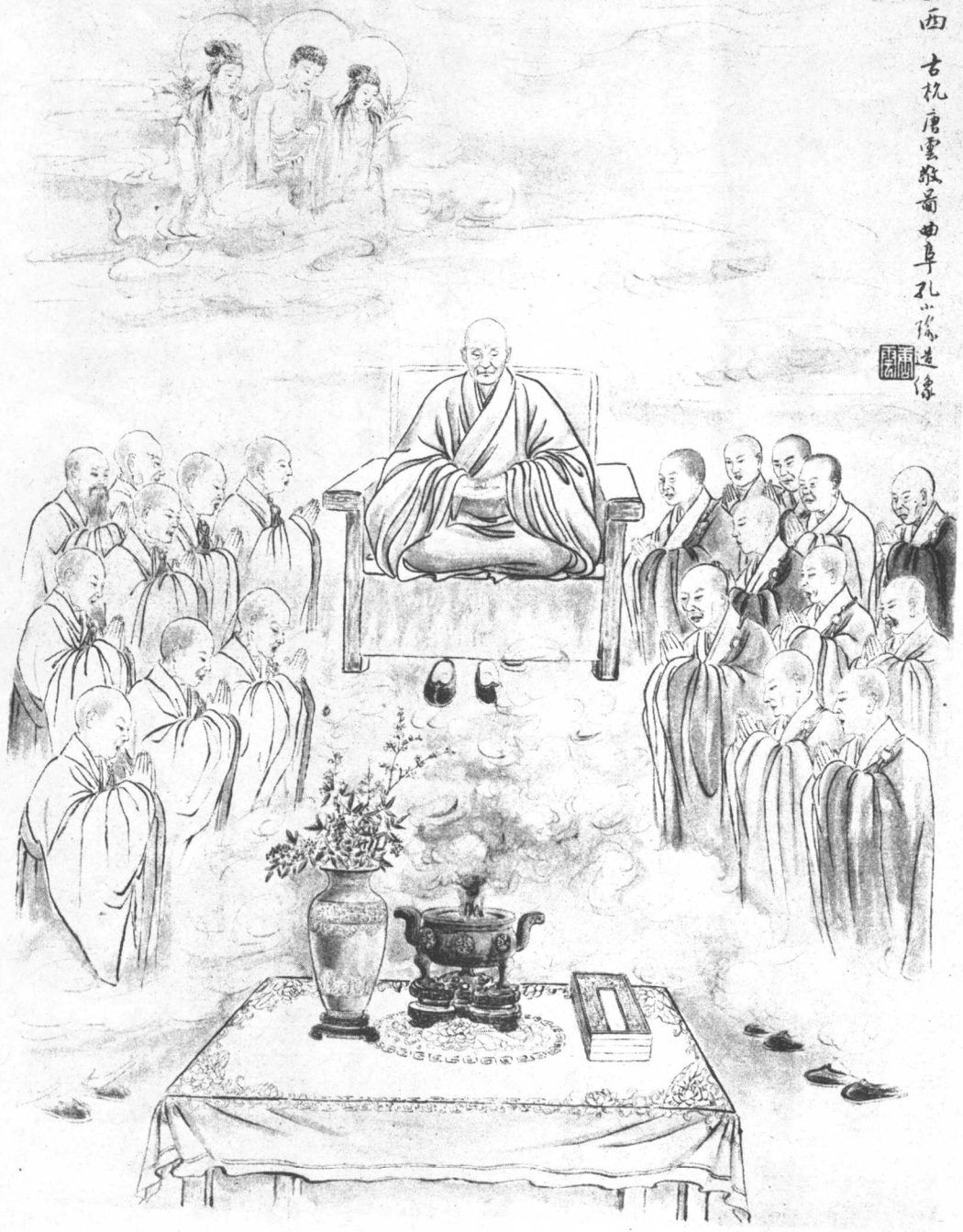


師初示微疾。精神猶健。十一月初三日。始見萎頓象。夕間。仍食粥。益許。食訖。語真達。和尚及諸侍疾人云。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夜一時半。由牀起坐。云。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畢。即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起立。云。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竟。即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時。妙真和尚至。師乃以維持道場。弘揚淨土。勿學大派頭。為囑。此後即胥微動。而念佛。至五時。乃於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

皈依弟子李力經法名智經頂禮敬寫



聖化生西 古杭唐雲敬齋曲阜孔氏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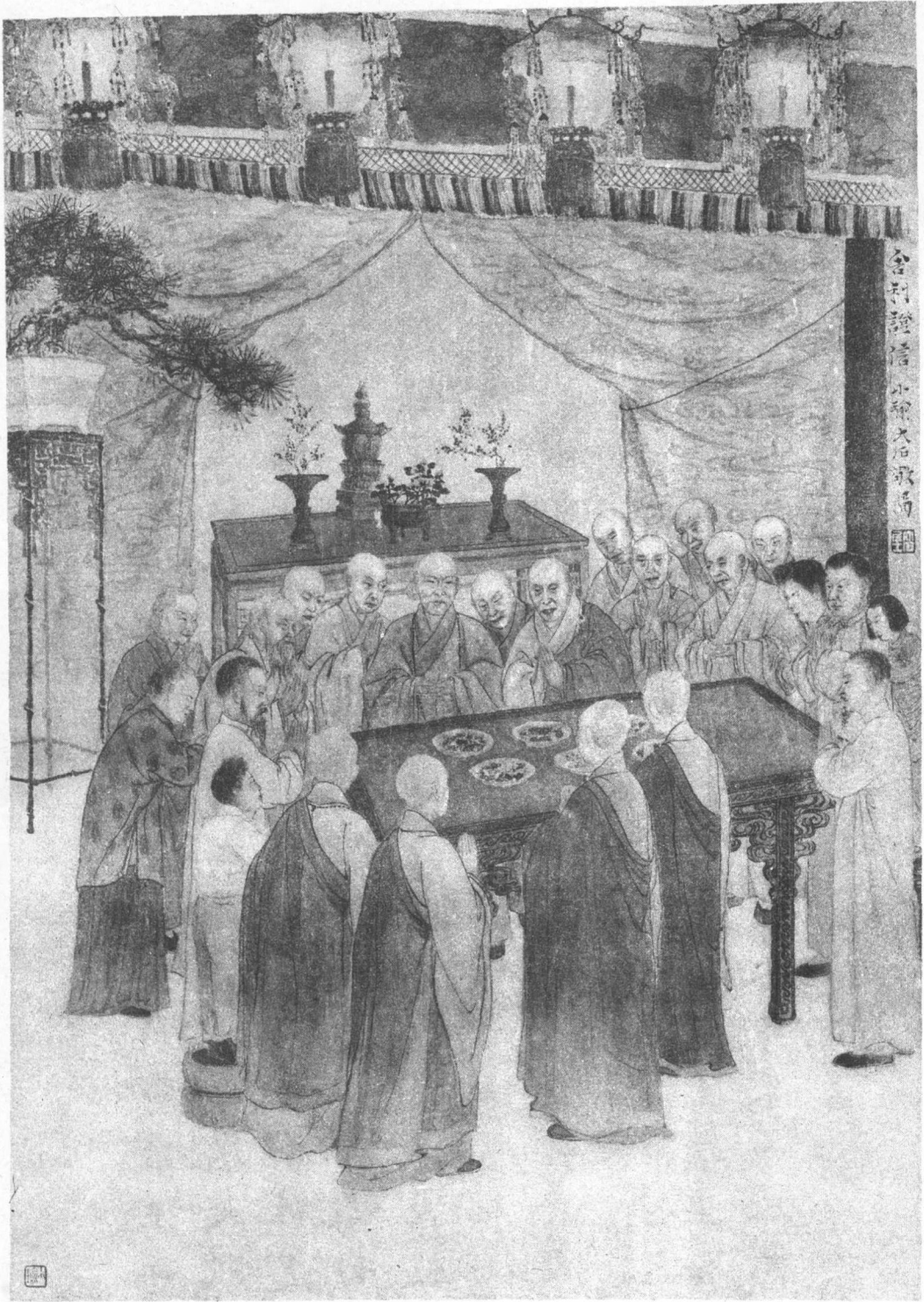


舍利證信

民國三十年農曆二月十五日為師生西百日舉行荼毘之期。時國內各大名山叢林蓮社居士林國外如菲律賓、新嘉坡、檳榔嶼、南洋群島等各佛教團體暨地方公共團體等均派代表參加典禮。先日雨雪，是晨天忽晴朗，送者二千餘人。真達和尚舉火，煙白如雪，現五色光。火後檢骨，色白質堅，重如礮質，觸之作金聲。頂骨裂五瓣，如蓮華，三十二齒全存。炭現舍利無數。其形有珠粒，有花瓣，有塊式。其色有紅、有白、有碧、有五彩。別取六盤攝影留紀。檢餘灰燼，輒有禱求而復得各色舍利者。如新嘉坡廣洽法師、五台山法度和尚及菲律賓吳國英、上海樂慧斌居士等是也。無錫袁德常居士因來遲，見繼檢者皆得舍利。後來十餘人亦各有獲，遂益誠求，得三粒。同少許骨灰奉之返錫，至錫集眾同觀，則有五色舍利無數。蓋知師淨德難思，悲願無盡焉。

鄧袁裝敬書





寶塔流芳

師西歸後。羣弟子思永遺澤。乃議建舍利塔於靈巖。三十
六年九月。全塔落成。塔石質高一丈六尺五寸。復建大殿
三間。以免風雨侵蝕。亦便學人參禮。其各方分請舍利建
塔供養者。則有江蘇無錫。四川華陽。廣東九龍。陝西終南。
上海真如等處。至皈依弟子所供小型之舍利塔。難以數
計。蓋由師之德化。入人至深。故羣弟子皈依之誠。歷久彌
篤。論者曰。師稟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
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峯。步武資福。弘揚淨土。密護諸
宗。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臨終預知時至。端坐念
佛西歸。闍維舍利。續紛教澤。徧乎寰宇。三百年來。一人而
已。然則師之本迹。詎可思議哉。

曹君健敬書



寶島遊芳 卷之四 唐詩歌畫



印光大師普陀山志序六種感應略說

觀世音菩薩感應之迹。有顯感。顯應。冥感。冥應。冥感。顯應。顯感。冥應。亦冥亦顯。感而顯應。亦冥亦顯。感而冥應。之不同。顯感。顯應者。現生竭誠盡敬。禮念供養。即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及業消障盡。福增慧朗等。冥感。冥應者。過去生中曾修竭誠禮念等行。今生雖未修習。由宿善根。得蒙加被。不知不覺。禍滅福臻。業消障盡等。冥感。顯應者。宿生曾種善根。今生得蒙加被。顯感。冥應者。現生竭誠禮念。不見加被之迹。冥冥之中。承其慈力。凶退吉臨。業消障盡等。亦冥亦顯。感而顯應者。宿生曾種善根。今生竭誠禮念。顯蒙加被。轉禍為福等。亦冥亦顯。感而冥應者。宿世曾種善根。今生竭誠禮念。冥冥之中。承其慈力。獲種種利益。也。了此。則知功不虛棄。果無浪得。縱令學生不見加被之迹。亦不至心生怨望。半途而廢。感應之道。微妙難思。略書梗概。以勸來哲。其應之大小優劣。在其誠之至與未至而已。縱令心不諦信。致誠未極。但能一念投誠。亦必皆蒙利益。但隨己一念之誠。而分優劣。不能如竭誠盡敬者。蒙益之殊勝超絕耳。如昏水中亦有月影。但晦而不顯。盲人雖不能親見月光。又何嘗不蒙其照燭也。菩薩大慈大悲。普為法界眾生持怙。由茲舉國人民。各皆信奉。故有家家觀世音之常談。

佛弟子袁慧淵頂禮敬書



跋

余初行脚。卽往普陀參禮印光大師。恭請開示。師曰：六祖言於一切時。自淨其心。可能否？如其不然。不可沉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人無我。直至菩提云云。余當卽信受奉行。銘感五內。深佩大師說法。善能契機。此五十餘年前事。時大師已作山中導師。海上慈航。其後迭次禮座。受益良多。乃至大師示寂。余心目中始終常以大師爲依止。迄今回憶猶覺依戀難忘也！

竊念佛法東來。垂二千年。其普及深入社會者。當推禪淨二宗。禪則獨被上根。淨則普被上中下三根。故淨宗宏傳尤盛。良以彌陀淨土法門。雖佛說多經。馬鳴、龍樹、無著、世親諸菩薩亦著於論。惟至中國。弘揚始盛。蔚成大宗。且佛教各宗。在華均盛極一時而寢衰。惟淨宗則濫觴於廬山。遠公蓮社。繼起於曇鸞。道綽。善導諸公。至永明壽公益深其旨。雲棲、靈峯、梵天、紅螺諸祖。繩繩不替。迨清季民初。竭畢生精力。荷擔斯法。解行雙絕者。則印光大師也。其言曰：非極樂往生一法。九界衆生。無以上極其覺；十方諸佛。無以下盡其化。洵足以網羅凡聖。融攝大小。顯密而無餘。而其平實之極。亦惟在自行化他。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信願念佛。往生淨土而已。師雖專弘淨土。而其宗說俱通。凡讀其文字。聆其言教。親其道範者。莫不深感而想像其爲大權示現之菩薩。

原來佛菩薩應化。由本垂迹。吾人只知其迹而不知其本。然菩薩爲大悲利物。示有始終。既有降本垂迹

之形相。自不無開迹顯本之妙用。如此畫傳迹相也。亦猶釋尊應化事迹之八相成道。諸祖道影錄。或影堂之一切影相耳。若由迹推本。可知其必是法身大士乘願再來。故知大師不生示生。不滅示滅。由莘野誕生。以至坐化生西。皆一期垂迹不可思議之勝妙因緣。豈實誕生於莘野。寧真息影於靈巖耶！不過爲愍羣迷。冀同合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而已！

惟是大師一生行業。一語一笑。都合道妙。或止或行。俱是典型。如是無量功德。又豈廿四幅畫傳所能盡量描寫耶！然而嘗海一滴。亦知鹹味。窺天自牖。可見光明。此在大師教海中。亦不過縮影而已。現在當來。凡我佛子。見此影相者。應在道上會。須知此如標月之指。渡海之筏。若僅遊心於藝術文字之美妙。便是以指爲眞月。以筏爲彼岸。又不免買櫝還珠矣！印公大師畫傳將發行。妙眞法師囑余爲文。余愧向不能文。且覺得三世諸佛。把嘴挂在牆壁。余寧有開口處。又况印光大師自有光明。如月印千川。日照大地。又何須以螢火燭光。炫耀於大光明之下。而且在他老人影相上。散花也不着。澆糞也不着。乃竟拉雜了許多葛藤。寧非多事！雖然如此。長空雁影沉寒水。雁水無心影宛然！

甲午孟春學人高鶴年和南謹跋。

附錄遺教六篇

無量壽經頌序

淨土法門。其大無外。全事卽理。全修卽性。行極平常。益極殊勝。良由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一切法門。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等覺菩薩。不能超出其外。逆惡罪人。亦可預入其中。統攝律、教、禪、密之宗。貫通權、實、頓、漸之教。於一代時教中。獨爲特別法門。其修證因果。不得以通途教義相繩。古今多有深入經藏。徹悟自心。於此法門。不生信向者。以死執仗自力通途之教義。論仗佛力特別之因果之所致也。使知此義。則其信向修持之心。佛也不能阻止矣。以此法門。乃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故得九界同歸。十方共讚。千經併闡。萬論均宣也。溯此法之發起。實在於華嚴末會。善財徧參知識。至普賢菩薩所。蒙普賢威神加被。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是爲等覺菩薩。普賢乃爲稱讚如來勝妙功德。勸進善財。及華藏海衆。同以十大願王功德。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以華藏海衆。皆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已徧遊塵刹佛國。其彌陀誓願。極樂境緣。往生因果。一一悉知。故不須說。然華嚴會上。絕無凡夫二乘。及權位菩薩。故雖大弘此法。而凡小莫由稟承。乃於方等會上。普爲一切人天凡聖。說無量壽經。發明彌陀往昔因行果德。極樂境緣種種勝妙。行人修證品位因果。此經乃說華嚴末後歸宗之

一著說時雖在方等教義實屬華嚴。華嚴唯局法身大士。此經徧攝九界聖凡。卽以華嚴論尙屬特別。況餘時乎。使如來不開此法。則末法衆生無一能了生死者。佛以大慈深恐衆生不便受持。故又說阿彌陀經。庶可日常讀誦。又說觀無量壽佛經。令諸行人西方依正莊嚴。常在心目之間。此三經文有詳略。理無二致。末法學人如其智力充足。不妨圓修萬行。迴向往生。否則固當專修淨業。以期仗佛慈力。橫超三界。直登九蓮也。無量壽經古疏甚多。近悉遺軼。所存無幾。道傳大師讀誦此經。深感佛恩。作頌讚揚。雖於佛心經義未能徹底顯示。和盤托出。然亦可以助發我輩無力斷惑證眞者之信願。以壯其堅決往生之雄心。故令排印流通焉。

重刻彌陀略解圓中鈔勸持序

念佛求生淨土一法。乃十方諸佛普度衆生之要道。九界衆生速證佛果之妙門。諸大乘經皆啓斯要。淨土三經專明其致。世多習矣不察。視爲淺近。謂不若教海之宏深。禪宗之直捷。每揚宗教而抑淨土。尙自力而惡佛加。當仁固讓。見義不爲。致如來徹底悲心。鬱而不暢。衆生出苦捷徑。塞而罔通。今不避罪責。略引證據。冀見聞隨喜。同生蓮邦。如來初成正覺。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演大華嚴。及至入法界品。善財以十信滿心。受文殊教。徧參知識。初見德雲。一聞念佛法門。卽證初住。從茲隨參隨證。及五十三至普賢所。普賢以威神加被。卽時善財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普賢乃爲說十大願王。勸進善財。併華藏海衆。回

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觀經五逆十惡。地獄相現。十稱佛名。即得往生。夫法身大士。悉願往生。阿鼻罪人。尚預末品。法門之宏深直捷。孰有過於此者。誠可謂教海之南針。禪宗之北極。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河沙妙義。無不還歸此法界。以故西天文殊普賢。馬鳴龍樹。東土遠公智者。善導永明。或發願而說經。文殊有發願經。普賢說行願品。或註經而造論。莫不以此法門自行化他。普利含識。而古人欲令舉世咸修。故以阿彌陀經列爲日課。以其言約而義豐。行簡而效速。宏法大士。註疏讚揚。自古及今。多不勝數。於中求其至廣大精微者。莫過於蓮池之疏鈔。極直捷要妙者。莫過於蕩益之要解。幽溪法師。握台宗諦觀不二之印。著略解圓融中道之鈔。理高深而初機可入。文暢達而久修咸欽。奈流通既久。錯訛甚多。因校訂重刻。俾復舊觀。彌陀一經。得此三疏。法無不備。機無不收。隨研一種。亦可知其指歸。徧閱三書。方堪徹其闡奧。自此圓發三心。執持聖號。期出五濁之惡世。冀證四德之玄猷。如是則臨命終時。定蒙彌陀接引。聖衆偕迎。託質蓮胎。離險道以安居寶所。聞法受記。由同居而頓證寂光。撩起便行。阿誰無分。書此愚忱。敢告同人。

印施極樂圖序

大矣哉。淨土法門之爲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猶當遜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歷劫修證者。益宜挹其高風。普被上中下根。統攝律教禪宗。如時雨之潤物。如大海之納川。徧圓頓漸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大小權實一切行。無不還歸此法界。不斷惑業。得預補處。即此一生。圓滿菩提。九界衆

生離是門。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萌。是以華嚴海衆。盡遵十大願王。法華一稱悉證諸法實相。最勝方便之行。馬鳴示于起信。易行疾至之道。龍樹闡于婆沙。釋迦後身之智者。說十疑論而專志西方。彌陀示現之永明著四料簡而終身念佛。匯三乘五性總證眞常。導上聖下凡同登彼岸。故得九界咸歸。十方共讚。千經併闡。萬論均宣。誠可謂一代時教之極談。一乘無上之大教也。不植德本。歷劫難逢。既獲見聞。當勤修習。不慧生植末世。幸遇斯門。愧無自利利他之力。頗有己立立人之心。欲令貴賤智愚僧俗男女。迴客途以歸本國。捨穢土而生蓮邦。因繪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明示淨境。用生信向。傍書念佛起止儀。及十念法門。令隨分隨力。逐日修持。明初鄞江有大禪師。厥名妙叶。徹悟禪宗。深通教理。自行化他。專主淨宗。所著寶王三昧念佛直指文理。兼暢今古絕倫。其極樂依正篇。揭示樂邦妙境。包括淨土諸經。與上圖像。交光相映。一際無痕。遂依原本錄于其下。庶見聞禮誦者。知出苦之要道。修成佛之眞因。信願任運發生。佛號執持不已。從茲同離穢土。同生淨邦。同侍彌陀于九蓮。同圓種智於一念。如斯利益。何可名言。良由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也。石印萬張。用結淨緣。又祈善信展轉流通。俾十方方法界一切有情。齊還本有之家鄉。常住寂光之淨土云爾。

淨土決疑論

藥無貴賤。愈病者良。法無優劣。契機則妙。在昔之時。人根殊勝。知識如林。隨修一法。則皆可證道。卽今之

世人根陋劣。知識希少。若捨淨土。則莫由解脫。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種善根。福薄慧淺。障重業深。年當志學。不逢善友。未聞聖賢傳薪之道。爭服韓歐關佛之毒。學問未成。業力先現。從茲病困數年。不能事事。諦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聖賢如此衆多。况佛法自無權力以脅人服從。必賴聖君賢相護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韓歐所言悖叛聖道爲害中國。豈但古今聖君賢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將亦誅滅無遺也久矣。又何待韓歐等託空言而關之也耶。中庸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韓歐雖賢。其去聖人遠甚。况聖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測度之法也。遂頓革先心出家爲僧。自量己力。非仗如來宏誓願力。決難卽生定出生死。從茲唯佛是念。唯淨土是求。縱多年以來。濫廁講席。歷參禪匠。不過欲發明淨土第一義諦。以作上品往生資糧而已。所恨色力衰弱。行難勇猛。而信願堅固。非但世間禪講諸師不能稍移其操。卽諸佛現身。令修餘法。亦不肯捨此取彼。違背初心。奈宿業所障。終未能得一心不亂。以親證夫念佛三昧。慚愧何如。一日有一上座久參禪宗。兼通教理。眼空四海。誓證一乘。效善財以徧參知識。至螺山以叩關余舍。時余適以彌陀要解文深理奧。不便童蒙。欲搜輯台教。逐條著鈔。俾初學之士易于進步。非敢效古德之宏闡道妙。聊以作後進之入勝因緣。喜彼之來。卽贈要解一本。且告以著鈔之意。上座因謂余曰。要解一書。吾昔曾一視之。見其詞曰。華嚴奧藏。法華祕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此矣。若此者。不勝枚舉。直是抑遏宗教。過讚淨土。謗正法輪。疑悞衆生。不億滿益大師。以千古希有之學識。不卽直指人心。

宏揚止觀。反著斯解。以爲愚夫愚婦之護身符。俾舉世緇素。守一法以棄萬行。取蹄涔以捨巨海。同人迷途。永背覺路。斷滅佛種。罪過彌天矣。欲報佛恩者。當卽燬滅令盡。又何堪著鈔以助其流通耶。憤心厲氣。若對讎仇。余俟其氣平。徐謂之曰。汝以瀉益此解。爲罪過藪者。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塊之癡犬。非擇乳之鷄王也。須知其過。實不在于瀉益此解。在于釋迦彌陀。及十方諸佛。與淨土三經。及華嚴法華。諸大乘經。文殊普賢。馬鳴龍樹。智者善導。清涼永明等。諸大菩薩祖師也。汝若能爲大法王。正治其罪。庶汝之所言。舉世奉行矣。否則卽是山野愚民。妄稱皇帝。自制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滅門誅族矣。汝作是說。謗佛謗法。謗僧。當卽生陷阿鼻地獄。永劫受苦。了無出期。恃宿世之微福。造窮劫之苦報。三世諸佛。名爲可憐憫者。卽汝是也。彼瞿然曰。師言罪在釋迦彌陀等者。何反常之若是也。請詳陳其故。若其理果勝。敢不依從。余曰。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大事因緣者。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直下成佛而已。豈有他哉。無奈衆生。根有大小。迷有淺深。不能直下暢佛本懷。因茲隨機設教。對病發藥。爲實施權。開權顯實。于一乘法。作種種說。或有善根成熟者。令其誕登覺岸。其有惡業深厚者。令其漸出塵勞。曲垂接引。循循善誘。雖天地父母。不能喻其少分矣。又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縱令宿根深厚。徹悟自心。偷見思二惑。稍有未盡。則生死輪迴。依舊莫出。况既受胎陰。觸境生著。由覺至覺者少。從迷人迷者多。上根猶然如是。中下又何待言。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况思惑乎。了生脫死。豈易言哉。以是不能普被三根。暢佛本懷。唯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專仗彌陀宏誓願力。無論善根之熟與未熟。惡業之若輕若重。但

肯生信發願持佛名號。臨命終時。定蒙彌陀垂慈接引。往生淨土。俾善根熟者。頓圓佛果。卽惡業重者。亦預聖流。乃三世諸佛度生之要道。上聖下凡共修之妙法。由是諸大乘經。咸啓斯要。歷代祖師。莫不遵行。汝以禪教自負。而妄謂宏淨土者。爲謗正法輪。斷滅佛種。足徵汝乃魔附其身。喪心病狂。認迷爲覺。指正爲邪之地獄種子耳。夫釋迦彌陀。于往劫中。發大誓願。度脫衆生。一則示生穢土。以穢以苦。折伏而發遣。一則安居淨土。以淨以樂。攝受而鈞陶。汝只知愚夫愚婦。亦能念佛。遂至藐視淨土。何不觀華嚴入法界品。善財于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乃教以發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且以此普勸華藏海衆乎。夫華藏海衆。無一凡夫二乘。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無明。同證法性。悉能乘本願輪。于無佛世界。現身作佛。又華藏海中淨土無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可知往生極樂。乃出苦之玄門。成佛之捷徑也。以故自古迄今。所有禪教律叢林。無不朝暮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汝歷叢林。何日日修習。而反生毀謗之若是也。儒書所謂習矣不察。日用不知者。莫汝爲甚也。夫華嚴爲諸經之王。王于三藏。華嚴不信。卽一闡提。縱不生陷阿鼻。報終定墮無間。吾欲離苦而求生淨土。汝欲得苦而毀謗華嚴。汝守汝志。吾行吾道。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道不同不相爲謀。汝去。吾不語汝。彼曰。道貴宏通。疑須劑決。師何見拒之甚也。嘗聞毘盧遮那。徧一切處。其佛所住。名常寂光。則但證法身。當處卽是寂光淨土。又何必以生滅心。捨東取西。然後爲得也。余曰。談何容易。寂光淨土。雖則當處卽是。然非智斷究竟。圓證毘盧法身者。不能徹底親得受用。圓教住行。向地等覺。四十一位。尙是分證。汝若圓證毘盧法身。

則不妨說當處便是寂光。其或未然。則是說食數寶。不免飢寒而死也。彼曰。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宗門常談。不應有錯。余曰。宗門所說。專指理性。非論事修。所以然者。欲人先識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然後依此理。以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卽衆生而成佛道之事。汝何事理。儻侗知見。顛倒之若是也。又汝以捨東取西。爲生滅者。不知執東廢西。乃斷滅也。夫未證妙覺。誰離取捨。三祇鍊行。百劫修因。上求下化。斷惑證真。何一非取捨之事乎。須知如來欲令一切衆生。速證法身。及與寂光。所以特勸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問。棗柏李長者。華嚴合論。謂西方淨土。乃爲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實理。以專憶念其心分淨。得生淨土。是權非實。何以華藏海衆。同願往生。棗柏現生。證聖神通智慧。不可思議。定是華嚴會上菩薩示現。所有言說。當無錯謬。答。棗柏雖菩薩示現。以經未全來。不能預斷。故作此說。按棗柏造論。在唐玄宗開元年間。論成之後。隨卽入滅。歷五十餘年。至德宗貞元十一年。南天竺烏荼國王。方進普賢行願品四十卷之梵文。至十四年。始譯畢流通。其前之三十九卷。卽八十華嚴之人法界品。而文義加詳。彼第八十善財承普賢威神之力。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普賢乃爲說偈稱讚如來勝妙功德。以文來未盡。故未結而終。及行願品來。第四十卷。普賢乃以十大願王。勸進善財。及與華藏海衆。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說畢。如來讚歎大衆奉行。文方圓備。故古德以此一卷。續于八十卷後流通。欲後世學者。咸得受持全經云耳。古德謂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登地菩薩。不能知其少分者。卽此是也。則一切上根利器。淨土總攝無遺矣。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則一切人天六

道具縛凡夫。淨土亦總攝無遺矣。汝信棗柏而不信行願品。大集經。是遵縣令一時權宜之告示。而違皇
帝萬古不易之勅旨。何不知尊卑輕重之若是也。問。彼既海衆示現。何待經來方知。答。宏揚佛法。大非易
事。須有證據。方能取信。華嚴一經。迴越羣典。無從引類。以自裁度。問。涅槃全經未至。生公何以預倡闡提
皆有佛性。將謂棗柏不及生公。答。闡提原是衆生。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闡提何得獨無。有智識者。皆可預
斷。往生圓滿佛果。諸經絕未宣說。誰敢自出心裁。豎此奇義。二者事理絕不相侔。不可引以爲證。至于二
公所證。則非吾輩博地凡夫可知。何敢戲論。須知菩薩宏法。或順或逆。種種方便。不可思議。得非棗柏示
以不知。以敦後世之信向耶。問。禪宗諸師。多撥淨土。此又何說。答。禪宗諸師。唯傳佛心。所有言說。皆歸向
上。汝參禪有年。尙不知此。則汝之所解。皆破壞禪宗之惡知見也。問。博地凡夫。豈敢自任。諸祖誠言。斷可
依憑。六祖謂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
老僧念佛一聲。漱口三日。禪宗諸師。多有此等言句。則又何說。答。六祖直指向上。令人識取自心。汝當作
訓文釋義。辨論修持法門。所謂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幾許悞哉。汝須知西方之人。見思淨盡。進破塵沙
及與無明。祇有進修。絕無造罪之事。謂彼求生何國者。若在此間未斷見思。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人。則
生凡聖同居淨土。一生彼土。則見思二惑徹底消滅。喻如洪鱸片雪。未至而化。德人覲面。鄙念全消。若是
見思淨盡。則生方便有餘淨土。分破無明。則生實報無障礙淨土。無明淨盡。福慧圓滿。則生常寂光淨土。
在此土現證者如是。在彼土進修者亦然。汝何過慮彼無生處。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聞噫廢食。自喪性

命。則天下癡人莫汝若也。汝但知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何不領取下文僧問和尚還爲人也無。州云佛佛乎。但欲依念佛一聲。漱口三日。何不依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以何報答。州云念佛乎。又何不依僧問十方諸佛。還有師也無。州云有。問如何是諸佛師。州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乎。汝謂禪宗諸師多有此等言句。不知禪家酬機之言。名爲機鋒。名爲轉語。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不知返照回光。叩己而參。一向但唾酒糟。逐土塊。有甚了期。吾出家三十餘年。漱口佛不喜聞之言。則衆口同宣。至于以佛佛爲人。以念佛報恩。以阿彌陀佛爲十方諸佛師。絕未聞一人說一句者。夫言出一口。旣以彼爲實爲可依。則此亦是實是可依。何受損者卽依得益者卽違。一依一違。自相矛盾。夫趙州所言。總歸本分。佛不喜聞。與念佛等。皆屬轉語。若能直下識得自心。方知趙州道越常情。語出格外。當孜孜念佛。唯日不足矣。倘不能親見趙州。則寧可以念佛爲修持。不可依撥佛爲把柄。依念佛。則卽生便出輪迴。將來定成佛道。依撥佛。則謗佛。謗法。謗僧。現生則罪業山積。福慧冰消。命終則永墮阿鼻。長劫受苦。其利害得失。奚啻天淵。總之。今人率皆福薄慧淺。業重障深。于得益者。皆若罔聞。于受損者。全身頂戴。得益受損。且約未悟錯會說。非古德所說之法。有益有損也。諸師酬機之言。悉皆如是。不勞備釋。汝謂諸祖誠言。斷可依憑。何不依百丈云。修行以念佛爲穩當乎。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禱病僧。化送亡僧之規。皆悉回向往生淨土乎。將謂百丈唯令死者往生。不令生者求生乎。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如來預記往生龍宮。誦出華嚴。廣造諸論。徧讚西方。如毘婆沙論。稱爲易行疾至之道乎。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馬鳴菩薩。于起信論末後。示最勝方便。令人念佛求生西方。常

侍彌陀。永不退轉乎。又何不依二祖阿難。初祖迦葉。結集三藏。與淨土諸經乎。倘淨土不足爲法。有害于世。彼何不知好歹。貽後世以罪戾乎。又諸大乘經。皆讚淨土。而小乘經則無一字言及。將謂諸大乘經。不足爲法乎。又佛說彌陀經時。六方恆河沙數諸佛。悉皆出廣長舌。勸信此經。將謂六方諸佛。亦貽人以罪戾乎。如謂六祖趙州等。不可不信。則龍樹。馬鳴。阿難。迦葉。釋迦。彌陀。六方諸佛。諸大乘經。更爲不可不信。若謂諸佛諸祖諸經。皆不足信。又有于六祖趙州爲哉。見近而不見遠。知小而不知大。如鄉民慕縣令之勢力。而不知皇帝之威德。小兒見銅錢而卽拾。遇摩尼寶珠而不顧也。汝還知永明四料簡。所示禪淨有無。利害得失乎。夫永明乃彌陀化身。豈肯貽人罪戾。謗正法輪。疑悞衆生。斷滅佛種乎。彼曰。永明料簡。語涉支離。不足爲法。何以言之。彼謂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若如所說。則今之禪者。類多皆着念佛的是誰。又有住念佛堂。長年念佛者。彼皆現世能爲人師。來生卽成佛祖乎。又云。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今之愚夫愚婦。專念佛名者。處處皆有。未見幾人臨命終時。現諸瑞相。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故知永明料簡。爲不足法。余曰。汝何圖圖吞棗。不嘗滋味之若是也。夫永明料簡。乃大藏之綱宗。修持之龜鑑。先須認准如何是禪。如何是淨。如何是有。如何是無。然後逐文分割。則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設。無一字不恰當。無一字能更移。吾數十年來。見禪講諸師所說。皆與汝言。無少殊異。見地若是。宜其禪與淨土。日見衰殘也。問。何名禪淨。及與有無。請垂明誨。答。禪者。卽吾人本具之眞如佛性。宗門所謂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宗門語不說破。令人參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實卽

無能無所。卽寂卽照之離念靈知。純真心體也。離念靈知者。了無念慮。而洞悉前境也。淨土者。卽信願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也。有禪者。卽參究力極。念寂情亡。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明心見性也。有淨土者。卽真實發菩提心。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禪與淨土。唯約教約理。有禪有淨土。乃約機約修。教理則恆然如是。佛不能增。凡不能減。機修須依教起行。行極證理。使其實有諸己也。二者文雖相似。實大不同。須細參詳。不可僮侗。倘參禪未悟。或悟而未徹。皆不得名爲有禪。倘念佛偏執唯心而無信願。或有信願而不真切。悠悠泛泛。敷衍故事。或行雖精進。心戀塵境。或求來生生富貴家。享五欲樂。或求生天。受天福樂。或求來生。出家爲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宏揚法道。普利衆生者。皆不得名爲有淨土矣。問。出家爲僧。宏法利生。又有何過。而亦簡除。答。若是已斷見思。已了生死。乘大願輪。示生濁世。上宏下化。度脫衆生者。則可。若或雖有智願。未斷見思。縱能不迷于受生之初。亦復難保于畢生多世。以雖能宏法。未證無生。情種尙在。遇境逢緣。難免迷惑。倘一隨境迷。則能速覺悟者。萬無一二。從迷入迷。不能自拔。永劫沈淪者。實繁有徒矣。如來爲此義故。令人往生淨土。見佛聞法。證無生忍。然後乘佛慈力。及已願輪。迴入娑婆。度脫衆生。則有進無退。有得無失矣。未斷見思。住此宏法。他宗莫不如是。淨宗斷斷不許也。世多謂參禪便爲有禪。念佛便爲有淨土。非但不知禪淨。兼亦不知文義。孤負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截斷後世行人一條出苦捷徑。自悞悞人。害豈有極。所謂錯認定盤星。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彼曰。禪淨有無。略知旨趣。四偈玄文。請詳訓釋。余曰。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者。其人徹悟禪宗。

明心見性。又復深人經藏。備知如來權實法門。而于諸法之中。又復唯以信願念佛一法。以爲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觀經上品上生。讀誦大乘。解第一義者。卽此是也。其人有大智慧。有大辯才。邪魔外道。聞名喪膽。如虎之戴角。威猛無儔。有來學者。隨機說法。應以禪淨雙修接者。則以禪淨雙修接之。應以專修淨土接者。則以專修淨土接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澤。豈非人天導師乎。至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彈指頃。華開見佛。證無生忍。最下卽證圓教初住。亦有頓超諸位。至等覺者。圓教初住。卽能現身百界作佛。何況此後。位位倍勝。直至第四十一等覺位乎。故曰。來生作佛祖也。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者。其人雖未明心見性。卻復決志求生西方。以佛于往劫。發大誓願。攝受衆生。如母憶子。衆生果能如子憶母。志誠念佛。則感應道交。卽蒙攝受。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卽五逆十惡。臨終苦迫。發大慚愧。稱念佛名。或至十聲。或止一聲。直下命終。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萬修萬人去乎。然此雖念佛無幾。以極其猛烈。故能獲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校量其多少也。旣生西方。見佛聞法。雖有遲速不同。然已高預聖流。永不退轉。隨其根性淺深。或漸或頓。證諸果位。旣得證果。則開悟不待言矣。所謂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也。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者。其人雖徹悟禪宗。明心見性。而見思煩惱。不易斷除。直須歷緣煅鍊。令其淨盡無餘。則分段生死。方可出離。一毫未斷者。姑勿論。卽斷至一毫未能淨盡。六道輪迴。依舊難逃。生死海深。菩提路遠。尙未歸家。卽便命終。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卽俗所謂擔閣也。陰境者。中陰身境。卽臨命終時。現

生及歷劫善惡業力所現之境。此境一現，眨眼之間，隨其最猛烈之善惡業力，便去受生于善惡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五祖戒再爲東坡草堂清復作魯公，此猶其上焉者。故曰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也。陰音義與蔭同，蓋覆也。謂由此業力，蓋覆眞性，不能顯現也。瞥音撇，眨眼也。有以蹉爲錯，以陰境爲五陰魔境者，總因不識禪及有字，故致有此胡說巴道也。豈有大徹大悟者，十有九人，錯走路頭，卽隨五陰魔境而去，著魔發狂也。夫著魔發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鍊之增上慢種耳。何不識好歹，以加于大徹大悟之人乎。所關甚大，不可不辯。無禪無淨土，鐵牀併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者，有謂無禪無淨，卽埋頭造業，不修善法者，大錯大錯。夫法門無量，唯禪與淨，最爲當機。其人既未徹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餘法門，既不能定慧均等，斷惑證眞，又無從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以畢生修持功德，感來生人天福報。現生既無正智，來生卽隨福轉，耽著五欲，廣造惡業。既造惡業，難逃惡報。一氣不來，卽墮地獄。以洞然之鐵牀銅柱，久經長劫，寢臥抱持，以償彼貪聲色，殺生命等種種惡業。諸佛菩薩，雖垂慈愍，惡業障故，不能得益。昔人謂修行之人，若無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諸善，名爲第三世怨者，此之謂也。蓋以今生修行來生享福，倚福作惡，卽獲墮落，樂暫得于來生，苦永貽于長劫。縱令地獄業消，又復轉生鬼畜，欲復人身，難之難矣。所以佛以手拈土，問阿難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難對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猶局于偈語，而淺近言之也。夫一切法門，專仗自力，淨土法門，專仗佛力。一切法門，惑業淨盡，方了生死。淨土法門，

帶業往生。卽預聖流。永明大師。恐世不知。故特料簡。以示將來。可謂迷津寶筏。險道導師。惜舉世之人。顛預讀過。不加研窮。其衆生同分惡業之所感者歟。彼曰。我昔何罪。早昧真詮。宿有何福。得聞出要。願廁門牆。執侍巾瓶。余曰。余有何德。敢當此說。但余之所言。皆宗諸佛諸祖。汝但仰信佛祖。宏揚淨土。則無德不報。無罪不滅。昔天親菩薩。初謗大乘。後以宏大贖愆。汝能追彼芳蹤。我願捨身供養。上座乃禮佛發願云。我某甲。從于今日。專修淨業。唯祈臨終。往生上品。見佛聞法。頓證無生。然後不違安養。徧入十方。逆順隱顯。種種方便。宏通此法。度脫衆生。盡未來際。無有間歇。虛空有盡。我願無窮。願釋迦彌陀。常住三寶。愍我愚誠。同垂攝受。余曰。淨土事者。是大因緣。淨土理者。是祕密藏。汝能信受奉行。卽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上座唯唯而退。因錄其問答。以爲不知此法者勸。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

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由迷眞逐妄。背覺合塵。全體轉爲煩惱惡業。因茲久經長劫。輪迴生死。如來愍之。爲說諸法。令其返妄歸眞。背塵合覺。使彼煩惱惡業。全體復成智慧德相。從此盡未來際。安住寂光。猶如結水成冰。融冰成水。體本不異。用實天殊。然衆生根有大小。迷有淺深。各隨機宜。令彼得益。所說法門。浩若恆沙。就中求其至圓至頓。最妙最玄。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普被三根。統攝諸法。上聖與下凡共修。大機與小根同受者。無如淨土法門之殊勝超絕也。何以言之。一切法門。雖則頓漸。

不同。權實各異。皆須修習功深。乃得斷惑證真。出離生死。超凡入聖。是謂全仗自力。別無倚託。倘惑稍未盡。則仍舊輪迴矣。且皆理致甚深。不易修習。若非宿有靈根。卽生實難證入。惟有淨土法門。不論富貴貧賤。老幼男女。智愚僧俗。士農工商。一切人等。皆能修習。由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娑婆苦惱衆生。是故較餘門得果爲易也。凡我有情。聞是淨土法門者。當信娑婆極苦。西方極樂。當信多生已來。業障深重。匪憑佛力。驟難出離。當信求生決定剋期得生。當信念佛定蒙慈悲攝受。由是堅定一心。願離娑婆。如囚之欲出牢獄。絕無繫戀之心。願生西方。如客之思歸故鄉。豈有因循之念。從此隨分隨力。至心持念阿彌陀佛聖號。無論語默動靜。行住坐臥。迎賓待客。著衣吃飯。務令佛不離心。心不離佛。譬如切事繫心。凡百作爲。不忘此事。或有公私衆務。了無少暇。須於早晚十念念佛。至心發願。亦能往生。以阿彌陀佛曾有願云。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是故十念念佛。亦得往生也。但旣念佛求生西方。必須發慈悲心。行方便事。息貪瞋癡戒殺盜淫。自利利人。方合佛意。否則心與佛背。感應道隔。但種來因。難獲現果矣。若志誠念佛。行合佛心。心口相應。如是念佛之人。至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必然親垂接引。往生西方。一生西方。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永離衆苦。但受諸樂矣。此則全仗佛力。不論功之深淺。惑之有無。但具眞信切願。決定萬不漏一。至於已斷惑者求生。則頓超十地。已登地者求生。則速證佛乘。所以文殊。普賢。馬鳴。龍樹等菩薩。皆願往生也。具十惡者念佛。尙預末品。將墮獄者念佛。亦登蓮邦。因茲張善和。張鍾馗。雄俊。惟恭等惡人。同出輪迴也。其他戒善具修。定慧均等。居塵不染。處濁恆清。

剋志西方。高登上品者。如羣星之拱北。衆水之朝東。何可得而勝數耶。是以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以其爲如來普度衆生之要道。衆生卽生出苦之妙法故也。

宗教不宜混濫論

因講經者每喜談宗而發

如來說經。諸祖造論。宗教二門。原是一法。從無可分。亦無可合。隨機得益。隨益立名。上根一聞。頓了自心。圓修道品。卽名爲宗。此約後世說。當初但只圓頓教耳。中下聞之。進修道品。漸悟真理。卽名爲教。及至像季。法流此土。人根聰利。多得聞持。率以記誦講說爲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實悟親證者少。說食數寶者多。以故達磨大師特地而來。闡直指人心之法。令人親見本來面目。後世名之曰宗。既見本來面目。然後看經修行。方知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裏話。六度萬行。皆是自己家裏事。是以宗之悟解爲目。教之修持爲足。非目則無由見道。非足則不能到家。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相合而不相離也。至于南嶽天台。其究竟指歸。大略皆同。故傳燈指月二錄。皆列二師于應化聖賢科中。而高僧傳不列于義解。而列于習禪。是古之具眼知識。以宗教爲一貫矣。及至曹溪以後。禪道大行。不立文字之文字。廣播寰區。解路日開。悟門將塞。故南嶽青原諸祖。皆用機語接人。使佛祖現成語言。無從酬其所問。非真了當。莫測其說。以此勘驗。則金鑰立辨。玉石永分。無從假充。用閑法道。此機鋒轉語之所由來也。自後此法日盛。知識舉揚。唯恐落人窠臼。致成故套。疑悞學者。壞亂宗風。故其機用愈峻。轉變無方。令人無從摸擦。故有呵佛罵祖。斥經教。撥淨土者。此如

作用、南嶽思大師兩句道盡、曰趨舉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曾認做實法則罪同五逆矣、以此語言勸人情見。塞人解路。根熟者直下知歸。徹悟向上。機生者真參力究。必至大徹大悟而後已。良以知識衆多。人根尙利。教理明白。生死心切。縱未能直下了悟。必不肯生下劣心。認爲實法故也。今人多是少讀儒書。不明世理。未窮教乘。不解佛法。纔一發心。便入宗門。在知識祇爲支持門庭。亦學古人舉揚。不論法道利害。在學者不下真實疑情。箇箇認爲實法。或有于今人舉處。古人錄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總不出按文釋義之外。便自謂徹悟向上。參學事畢。卽處知識位。開導後學。守一門庭。恐人謂非通家。因茲禪講並宏。欲稱宗說兼通。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之語。竟作釋義訓文之言。講教則如來修因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義之說。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衆。相牽入火。致使後輩不聞古人芳規。徒效其輕佛陵祖。排因撥果而已。古人語言。絕未曉了。衲僧本分。何曾夢見。今將宗教語言意致。略爲分別。用冀唯得其益。不受其病也。何謂宗。何謂教。演說之。宗教皆教。契悟之。宗教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教家之宗。卽實相妙理三德祕藏。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此對宗說。故以體爲宗。若就教論。卽名爲體。教中之宗。乃是入體之門。不堪與宗之向上一著對論。教家之教。卽經論所說文字語言及法門行相。無不皆詮妙理。皆歸祕藏。亦猶宗家之機鋒轉語。種種作用也。但教則未悟亦令解了。宗則未悟不知所謂爲異耳。宗家之教。卽機鋒轉語。揚拳豎拂。或語或默。種種作用。皆悉就彼來機。指歸向上。是轉語等。乃標向上真月之指。非轉語等。卽是向上真月。倘能依指觀月。則真月直下親見。所見真月。方是宗家之宗。今人以機鋒轉語爲宗。不求契悟。唯學會透。是認指爲月。不復知有真月矣。惜哉。又教則三根普被。利鈍全收。

猶如聖帝明詔。萬國欽崇。智愚賢否。皆令曉了。皆須遵行。有一不遵者。則處以極刑。佛教有一不遵者。則墮于惡道。宗則獨被上根。不攝中下。猶如將軍密令。營內方知。營外之人。任憑智同生知。亦莫能曉。以此之故。方能全軍滅賊。天下太平。軍令一洩。三軍傾覆。祖印一洩。五宗喪亡。未悟以前。祇許參究話頭。不準翻閱禪書。誠恐錯會祖意。則以迷爲悟。以假亂真。卽名爲洩。其害甚大。大悟之後。必須廣閱祖錄。決擇見地。則差別智開。藥忌明了。尙須歷緣鍛鍊。必使行解相應。方可出世爲人。宏闡宗風。今人不教人力參。而爲人講演。使其開解路起。卜度以己見會祖意。依稀彷彿。想箇義理。全體是錯。便謂就是。直饒不錯。只是泥龍畫餅。豈能致雨充飢。所以宗須眞參。方有實益也。未開眼者。聞其講說。喜出望外。其有具眼者。必痛徹骨髓矣。如此宏宗。徒有大損。毫無實益。何異以軍令往告敵兵。相邀共戰。其不自殄滅者鮮矣。由是假充悟道者。不勝其多。壞亂佛法者。實繁有徒矣。又教則以文顯義。依義修觀。觀成證理。令人由解了而入。故天台以三止三觀。傳佛心印也。宗則離文顯意。得意明心。明心起行。令人由參究而得。故禪宗以直指人心。傳佛心印也。又經教所說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事理行相。歷歷分明。若能修因。自然證果。超凡入聖。卽衆生而成佛道矣。既得此事。則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豈待外求。宗門所說。總歸本分。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此理即也。若得此意。行初心也。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而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卽衆生而成佛道之事矣。此觀行至究竟也。所以古德大悟後。有三次七次閱大藏經者。汾州無業。三

知微。大慧。杲。門人。蔡。足。于。上。塔。院。十餘年。七終。大藏。見。育。王。山。志。

樓。賢。混。三。終。有。畢。生。日。持。一。部。法。

華者。永明壽首山念。有看經唯恐打差。差音又去聲。與也。貼帖子于方丈門首。曰看經時不許問話者。仰山。有持觀音聖

號者。明教。日誦十萬觀音。世出世間經書。不讀而。有持準提神咒者。金華俱。有日課百八佛事者。永明

部法華。亦在百八之數。有對立像不敢坐。對坐像不敢臥者。大通本。又凡食物以魚。或名者。即不食。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百丈。至

于念佛求生西方。則多不勝數也。良以百丈乃馬祖傳道嫡子。其開示有云。修行以念佛爲穩當。又所立

清規。凡祈禱病僧。化送亡僧。皆歸淨土。故五宗諸師。多事密修也。多有久歷年所。躬行苦行。如滿山作典。座。雪峯作飯

頭之類。無非欲圓滿六度。自利利他。類皆重法如寶。輕身似塵。絕不似今人之輕慢。古今。褻黷經論也。是知

宗爲前鋒。教爲後勁。其所辦是一事。其所說是一法。但以語言施設。門庭建立不同。門外漢不知其同而

不可合。異而可不離之所以。妄用己見。強作主宰。不是互謗。便是混濫。互謗之過。愚或能知。混濫之愆。智

猶難曉。蓋以歸元無二。方便多門。宗家方便。出于格外。所有語言。似乎掃蕩。未得意者。不體離言之旨。唯

曠出酒之糟。在宗則開一解路。不肯力參。在教則妄學圓融。破壞事相。唯大達之士。雙得其益。否則醍醐

甘露。貯于毒器。遂成砒霜鴆毒矣。教雖總明萬法唯心。然須就事論事。事理因果。毫無混濫。原始要終。不

出唯心。宗家的實商量。亦復如是。若舉揚向上。雖指盡世間法。法頭頭爲問。答時總歸本分。絕不就事論

事。所謂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縱有似乎就事說者。意則在彼而不在此。若認作就事者。卽白雲萬里矣。的

實商量者。禪書不錄。所錄者皆屬本分話。若欲知者。必須廣閱羣書。否則看萬善同歸集。及淨土十要中

禪匠著述。亦可見其梗概矣。剋論佛法大體。不出真俗二諦。真諦則一法不立。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也。俗諦則無法不備。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也。教則真俗并闡。而多就俗說。宗則卽俗說真。而掃除俗相。須知真俗同體。並非二物。譬如大圓寶鏡。虛明洞徹。了無一物。然雖了無一物。又復胡來則胡現。漢來則漢現。森羅萬象俱來則俱現。雖復羣相俱現。仍然了無一物。雖復了無一物。不妨衆相俱現。宗則就被羣相俱現處。專說了無一物。教則就被了無一物處。詳談羣相俱現。是宗則于事修而明理性。不棄事修。教則于理性而論事修。還歸理性。正所謂稱性起修。全修在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事理兩得。宗教不二矣。教雖中下猶能得益。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以涉博故。宗雖中下難以措心。而上根便能大徹。以守約故。教則世法佛法。事理性相。悉皆通達。又須大開圓解。卽宗門大徹大悟也。方可作人天導師。宗則參破一個話頭。親見本來。便能闡直指宗風。佛法大興之日。及佛法大通之人。宜依宗參究。喻如僧繇畫龍。一點睛則卽時飛去。佛法衰弱之時。及夙根陋劣之士。宜依教修持。喻如拙工作器。廢繩墨則終無所成。教多顯談。宗多密說。宗之顯者。如達磨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馬祖云。卽心卽佛。百丈云。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卽如如佛。此則與法華楞嚴諸大乘經。毫無異致。總之六祖前多顯。六祖後多密。愚人不知宗教語言同異之致。每見宗師垂問。教家不能加答。遂高推禪宗。藐視教典。佛經視作故紙。祖語重愈綸音。綸音卽聖旨。今之欲報佛恩。利有情者。在宗則專闡宗風。尙須教印。在教則力修觀行。無濫宗言。良以心通妙諦。遇緣卽宗。柏樹子。乾屎橛。鴉鳴鵲噪。水流花放。欵睡掉臂。譏笑怒罵。法法頭頭。咸皆是宗。豈如來金口所說圓頓妙法。反不足以爲宗耶。何須借人家扛子。擲自己門庭。自家

樞楠豫章何故棄而不用。須知法無勝劣。唯一道而常然。根有生熟。雖一法而益別。然則教外別傳之說。非歟。曰。言教外別傳者。令人于指外見月也。又宗家提持。超越常格之外。名爲教外別傳。然此四字。埋沒多少豪傑。今爲道破。對教說。則曰教外別傳。機鋒轉語等。亦是教。對宗說。則曰機鋒轉語外別傳。庶不至孤負佛祖。徒造口業矣。若眞佛教不能傳佛心印。則已得別傳之迦葉。阿難。馬鳴。龍樹。當另宏別傳之法。何用結集三藏。註經造論爲哉。宗須教印者。如木須從繩則正也。予嘗勸一狂僧念佛。彼言衲僧鼻孔。三世諸佛尙摸不著。用念佛作麼。予曰。若眞摸著三世諸佛摸不著的鼻孔。尙須步步隨著三世諸佛脚後跟轉。倘不隨三世諸佛脚後跟轉。則摸著者非衲僧鼻孔。乃阿鼻地獄鐵牀銅柱上火孔也。達磨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智者示登五品。南嶽示證鐵輪。故知今人于宗教二門。開眼尙難。何況實證。其有慈悲願深。生死心切者。宜隨遠公。智者永明。蓮池。專致力於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也。書至此。有傍不甘者。呵曰。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安用汝許多落索。分疆立界爲。予應之曰。妙性雖離名相。名相豈礙妙性。虛空法界雖無疆界。疆界豈礙虛空法界。吾欲捨東往西。必須定南辨北。庶幾方向不迷。措足有地。又恐已見錯謬。欲請正于達人。是賊夫之路程。非輪王之輿版。輿版即地輿圖若夫通方開士。過量大人。世法全是佛法。業道無非佛道。祖意教理。佛經禪錄。本自融通。有何混濫。盡吾之智。不能測其境界。竭吾之力。不能窺其藩籬。吾之鄙論。姑就吾之鄙機言耳。子何以迦樓羅王之飛騰。用責于蠓螟蚊蚋。而令其齊驅也哉。